

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特藏名家手稿

王國維

《人間詞》

《人間詞話》手稿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鳴石隱山境高似敵日亭下出每以多雨雷雪紛

ISBN 7-80715-043-2/K·131

定價：貳拾伍圓

ISBN 7-80715-043-2



9 787807 150435 >

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特藏名家手稿

王國維

《人間詞》

《人間詞話》手稿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王國維《人間詞》、《人間詞話》手稿 / 王國維著.

杭州: 浙江古籍出版社, 2005.8

ISBN 7-80715-043-2

I. 王... II. 王... III. ①詞話(文學)—中國—

古代 ②王國維(1877-1927)—手稿 IV. I207.23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5)第 064778 號

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特藏名家手稿

王國維

《人間詞》《人間詞話》手稿

責任編輯: 徐忠良

裝幀設計: 鄺文龍

出版: 浙江古籍出版社

制版: 杭州山海星雲書畫有限公司

印刷: 浙江印刷集團有限公司

版次: 二〇〇五年八月第一版

印次: 二〇〇五年九月第二次印刷

印張: 7.25

開本: 889 × 1194 1/16

書號: ISBN 7-80715-043-2/K·131

定價: 貳拾伍圓



王國維先生像
(1877-1927)

五十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
我死後雷仲^氏銘即行素葬於清寧堂北
茅石能南歸亦多將投檄為居任故尤而不
義良因道詎不通道不而曾出門也書籍少
託陳吳二先生處理家人目下料理必不至不
南歸我雖平時處分久遺他等然為謹慎
勤儉亦不至餓死也

身自初方云定

出版說明

國學大師王國維先生，浙江海鹽人。所著《人間詞》《人間詞話》自問世以來，深得海內外各界讀者的喜愛和推崇，百餘年來刊刻翻印校訂之本幾近百種。然坊間書肆流傳者，大都為後人輾轉翻刻之本，難免存在互相抵牾或以訛傳訛諸問題。今據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珍藏之王國維先生《人間詞》《人間詞話》手稿仿真複製，既為各界愛好者、仰慕者提供一睹靜安先生手迹真容的機會，又為研究者提供真切體味王國維先生學術趣味的珍貴資料，排除互相抵牾或錯誤諸端，相信本書的出版，定能得到各界讀者的歡迎。

國圖所藏《人間詞》手稿，一冊，使用「懿文齋」書箋，共二十四葉。手稿天頭或稿面「刪」「選」諸字，當係王國維先生好友杭州著名刻書家、藏書家吳昌綬先生在審定過程中所書者。卷首署「宣統紀元三月仁和弟吳昌綬奉讀再過」題記，并鈐有「伯宛審定」章。《人間詞話》手稿，使用「養正書塾刻記簿」，一冊，二十葉，卷首鈐「王國維子靜安」章。

此番仿真複製，國圖藏本中《戲效李英作口號詩》《靜庵藏書目》《落花》詩、在日本所作「壬子」詩：《送狩野博士赴歐洲》《蜀道難》和《頤和園詞》及所附繆荃孫致王國維手札五通等，均未予收錄。

仿真複製王國維先生《人間詞》《人間詞話》手稿，受到了學界的普遍肯定，也得到了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張志清先生、陳紅彦女士等的大力支持和熱情幫助。詩家寒碧先生傾其心力，為撰長篇大序。值此王國維先生手稿付梓出版之際，謹向國家圖書館善本特藏部和寒碧先生致以誠摯的謝意。

浙江古籍出版社
二〇〇九年七月

序

寒 碧

嘉道迄於晚近，倚聲之業振衰。張茗柯、劉融齋、譚復堂，通人鉅子，特出介人。詞體之尊，始被推明，「詞學」一義，乃有歸宿。而漸深漸入，即轉向迷途。風趣摹擬，氣困雕鐫，一種固陋之習，衍爲「專家」之學，愈來愈呈破碎，愈來愈出偽態。

我讀黃節《〈海綽詞〉序》，至「彊邇詞宗當世」一語，蓄疑未解；徵以各家應聲附議，更有所不然：一、南宋吳夢窗、遊冶紛華客。甲乙丙丁四稿，濫情浮藻不絕。意則歌場買醉，筆如博士賣驢。『七寶臺』三更『五里霧』，不自在故無足取。彊邇乃如珠握璧求，聚二十年心力四校不置，三、鼓怒浪於平流，擲光陰於無用，甚矣不功之勞。既稱「詞宗」，勢有聽命，才子學究，耳食目悅，于是播爲習尚：「學夢窗者幾半天下。」四、一個不要緊的標榜，一種群體性的盲動，正不幸賴其煽揚。二、彊邇校詞法，從乾嘉考據學。繆荃孫許其「校史歸經功力等」，詞家亦有戴錢廬「五」，雖亦未爲無據，終覺擬於不倫。『功力等』未必用心同。蓋乾嘉諸人，「讀九經白考文始，考文自知音始」六。始而終者，即歸「道體」，所謂「由枝節返根柢」者是。七、彊邇則耗役於審律研聲，翻復於比文櫺字。法有精嚴，意無廣大。雖非易易，終是淺淺。後之論者，又力稱其爲「著述家」八、或不免誇辭過當。

依我之見，所謂「著述家」，所謂「詞宗」，榮非外至而實有自得者，并時惟一人可當，即王靜安先生。

《人間詞話》就是一部大著述，雖然此書很短；《人間詞》則「開詞家未有之境」九，雖然作品不多。與繁稱雜引的專家之作相比，前者是集約用簡的通人之書；與取徑夢窗的俗子之體相比，後者是注目心靈的哲人之詞。通人者，心思曠遠，門庭寬大。其學統攝貫穿，故能精發本質；其力足開風氣，故能摧陷廓清。哲人者，鄰於理想，體乎自然一〇，脫心志於俗諦，求真理之發揚。二、其人內出外三，追往傷來，三、衆愚或未之知。通人或哲人，一世或數人，數世或一人，靜安乃兩兼，其道則一貫。故晚年聯語：「足大詩人、是大學人、是更大哲人。四照炯心光，豈謂微言絕今日；爲家孝子、爲國純臣、爲世界先覺。一哀感知

己，要爲天下哭先生。」^{二四}意雖挽人，情同自命。「四照」「一哀」，斷章取義，即其境況：多事之秋，履霜堅冰至^{二五}。無人之域，呵壁問天難^{二六}，逢土崩魚爛^{二七}，成衆醉獨醒；更誰真誰幻^{二八}，復何去何從——「辛苦錢唐江上水，日日西流，日日東趨海」^{二九}，「七尺微軀百年裏，那能消今古閑哀樂」^{三〇}，「手把齊紈相決絕，懶祝秋風，再使人間熱」^{三一}，「陋室風多青燈地，中有千秋魂魄。似訴盡，人間哀樂」^{三二}，「歲城鎮，高歌無和，萬舫沉沉卧」^{三三}，「乾坤大，霜林獨坐，紅葉紛紛墮」^{三四}，「天末同雲黯四垂，失行孤雁逆風飛，江湖寥落爾安歸」^{三五}，「試上高峰窺皓月，偶開大眼觀紅塵，可憐身是眼中人」^{三六}，「從醉裏，憶平生，可憐心事太崢嶸」^{三七}，「獨倚闌干人竊窺，閑中數盡行人小」^{三八}，「可憐愁與閑俱赴，待把塵勞截愁住」^{三九}，「已恨年華留不住，爭知恨裏年華去」^{四〇}，「最是人間留不住，朱顏辭鏡花辭樹」^{四一}，「絕代紅顏委朝露，算是人生贏得處」^{四二}，「人生總是堪疑處，唯有茲疑不可疑」^{四三}，「人間何苦又悲秋」^{四四}，「人間幾度生華髮」^{四五}，「人間事事不堪憑」^{四六}，「人間孤憤最難平」^{四七}，「人間精衛知何限」^{四八}，「人間望眼何由驛」^{四九}，「人間夜色尚蒼蒼」^{五〇}，以上所拾，皆《人間詞》。仿佛意海情潮，嘈呖其聲而獨沉；可堪紅塵白髮，深微其心而自照。其淵寂孤迥，迷茫慘淡，眼枯心痛，語重情長，雖驚神泣鬼，詎足爲喻！成此集時，靜安方適而立之年，越二十載蹈水自沉，證因談果，斯即伏脉。高峰皓月，已照見人孤獨，逝水驚濤，流不去真沉痛。形而上思，事之外理，靈魂中來，命運中去。就中奇哀遺恨，固有過于三閭大夫。惟身後悠悠之口，乃將從容赴死，視作勇於殉清^{五一}，更把精神動蕩，歸因病痛煎熬^{五二}。刻舟緣木之求，都無一語道著。

祇要看靜安與彊邨的順逆，就可知「通人」與「專家」的異同：比如，熱衷於選聲韻律，以至於「精識分銖」，彊邨乃號「律博士」^{五三}，靜安則針鋒相對：「審乎體格韻律之間者愈微，意之溢於字句之表者愈淺」^{五四}；比如，迷醉於夢窗家法，以至於相高求勝，彊邨亦「三薰三沐」^{五五}，靜安則獨致貶詞：夢窗「雕琢」，「淺薄」，「零亂」，「鄉愿」，「但知堆垛，羌無意致」^{五六}。至彊邨本人所作，靜安則直言不諱：「情味較夢窗反勝……學人之詞，斯爲極則。然於古人自然神妙處，尚未夢見。」^{五七}凡此，皆高其識而大哉言，冒不韙而犯俗議，極要害處，擊而中之。議中「學人」二字，即有「專家」一義。爾時詞壇，專家授受，彊邨前後，各有從風：萬紅友專於律，凌仲子專於樂，戈順卿專於韻，王半塘已導校詞之先，鄭小坡則步《蕪業考原》^{五八}，等等，皆能學有縱深，或則識無高邁。照隅未觀其通，遂未遂失其本。以專而多事，由假想而妄言，往往而是。此種風會，可溯至宋金，沈義父、張玉田、李易安，皆有推波，周清真、姜白石、吳夢窗，踐迹當行。所循拘見：東坡、稼軒已非正脉，「別是一家」^{五九}正要「專家」，「專家」之伎倆：歸詞宗或原詞律，定詞風或劃詞體，往往用功極深，偏偏受病不淺，命曰「詞

內求詞「五〇」，實則「夢中說夢」。當某些既定的規則被極端強調，或某種流行的指標被濫加使用，奉之者即矜其所見，毀其不見，離實際不近愈遠了。祇因迷方失控，所以偏而愈偏；甚而假威倚勢，於是斷而愈斷。一例，劃定詞體，類與詩別，當求其按譜依聲。至若作風作意，強生分別也難。據此明「正變」，更屬想當然；而那個吹噓夢窗的戈順卿，即從「用筆幽遠」，推出一「詞學正宗」；「五二」，前言不搭後語，毫無邏輯可言。二例，古之聲譜，失載不傳，詞不可歌，時之謂然，實則歌與不歌，并皆與詞無關。不歌而誦，于詞無害，穿古鑿今，事則兩難。而那個「洞明律呂」^{五三}的鄭小坡，既斷自有歌曲「緣飾唐譜」^{五四}，又將《玲瓏》雙調「度鐵洞簫」^{五四}，仿佛茫茫塵緒，到此班班可按，而稽其所自，却是「以意通之」^{五五}。則其未飲先醉之奇，甚於畫餅充饑之妄；三例，文情難鑒，自古而然，人有別裁，論無一概，務抒所見而止，最重「和而不同」。而那個被一徵再引的尹煥之言：「一求詞於吾宋，前有清真，後有夢窗。此非煥之言，天下之公言也」^{五六}。則不止是空話，進而是官腔，不僅是妄意曲揣，而且要越俎代庖。以私智為獨見，將「一言托群言」，而裨販者竟又「信乎其知言」。^{五七}真所謂「事至於此，夫復何言」！此即專家，斯謂固陋，大愚不靈如是，輪攻墨守成陣。專於破相，即失顯性。《管子》云：「人之自失也，以其所長者。」或當責而恕之。

靜安衡疆郭，「自然神妙」一語，最為意味深長。此中有真諦，要非口舌爭。真諦者，如下所徵五八：

一、詞以境界為上。

一、以自然之眼觀物，以自然之舌言情。

一、寫真景物，真感情者，謂之有境界。

一、有造境，有寫境……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，所寫之境必鄰于理想。

一、語語都在目前，便是不隔。

一、無矯揉裝束之態，以其所見者真。

一、詞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。

一、（後主之詞）儼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之意。

此即「境界論」。由「自然神妙」生發，現人之心中心特境。「真」即「自然」，「自然」便不「矯揉」，不「矯揉」便「不隔」；所謂「赤子之心」，最為「合乎自然」；「擔荷人類罪惡」，必當「鄰于理想」。故「寫境」「造境」，真而不偽，合乎

「自然」，乃稱「神妙」。靜安反復重言，可謂義義相生。今人嫌其「籠統」，強欲「分析說明」，或求鄭箋，或推許訓，或徵《無量壽經》，或引《俱舍頌疏》，更旁搜於康德，遠紹於叔本華，橫說豎說，好說歹說，好歹皆困惑，橫堅各茫然。沿用俗成之詞，先在自明之義，何與於人人為解，人各一解，我即不解其解。「人間世，境界義昭然」(五九)辨哉前賢之判。蓋靜安與時流徑庭，義微效襲作偽，試「專家」庸陋，正忌刁蠱井觀。爾時人或未知，今日又逢過求，乃用「現代的學術方法」，「細化」境界」的真實內涵」(六〇)，遂使「渾渾若川」，替於「經經之陋」。由不知靜安詞學，深造獨創；語見淵源，義無所讓。佛典義理，不必其資，康氏、叔氏，偶一驅遣，宏綱細目，確然炳如，不必鉤深玄解也。可議者，「境界」必求解，「自然」何必詰？按《白虎通義》：「黃帝號曰『自然』。」又老子之書，曰「自然」、曰「赤子」、曰「真」，屢言不一言，乃於靜安《詞話》中屢見不一見，則其資於李耳乎？或即源於有熊耶？可待比附羅織。至若康、叔二人，確曾影響靜安。惟叔氏「實念」云云，於「境界」并無牽涉云云，至「直觀」一義，或即近於邵雍(六三)亦知靜安「觀物」數語(六三)借之用而未為限，況靜安用叔氏，猶郭象注《莊子》，會其所歸而不必符意(六四)，反而深研康德，其見解之確，數年至今，少比肩者。是以康德的「另一自然」(六五)，仿佛與「境界」緊逼接近。但我們仍不能武斷：那個「法國革命的德國理論」(六六)就是「靜安詞學的外國本錢」。我們祇可以比參，比如裴環「外師造化」(六上)之說，即與「寫境」聲氣相通。又如李賀的「筆補造化」(六八)也可與「造境」同觀共類。古意新知，西法中體，相沿或相用，相同或相悖，有關或無關，推論或結論，其穿鑿也易，其確鑿也難。靜安之詩云：「尚餘君爽篇題在，梅本淵源待細商。」(六九)取後五字，可徵審慎，敢有急言竭論哉！

以境界為上，以自然神妙為上。靜安持論如此。在學理層，其含義遠比今人的理解豐富；在實踐中，其運用則比今人的把握具體。而正言精義，無傷不害，視其語境，可得其真。惟「真」字，最為要緊，千頭萬緒，不離斯義。籠統而言，「境界」即「真」，「自然神妙」即「真」。龔定庵詩「少年哀樂過於人，歌泣無端字字真」(七〇)，即此「真」字。「少年」猶「赤子」，「無端」猶「自然」；「哀樂」者，心之所系也，猶靜安所謂「人心中之一境界」(七一)，以今語歸之，則是呈示內在的本真狀態，開創心靈的另一自然。我讀李筌庭集，訝其「胸中之天」一語，正可配「心中一境」之說。其略云：「胸中之天本無詩，強作詩人語，皆偽也。真者精誠之至，吾所受於天者，必無有人之見者存，斯真矣！」(七二)「天」即「自然」，「無有人之見」，無人為之作偽也。其引莊子之言：「強哭者雖悲不哀，強怒者雖威不嚴，強親者雖笑不和，惡其不真也。」「強哭」、「強怒」、「強笑」、「強親」，適可與靜安所議「鄙詞」、「游詞」、「庸陋詞」、「無聊賴詞」對觀互照(七三)。也可證「境界」的發生，正針對當時詞

填的作偽。所謂「矯揉」、「摹擬」，所謂「雕琢」、「敷衍」，所謂「投贈之篇」、「粉飾之字」^{〔七四〕}，均是作偽。便是真的「能令無數麗字一一飛動」^{〔七五〕}，或者「藻采組織神韵流轉」^{〔七六〕}，將「寶勒」、「銀鼎」、「香檳」、「醴醢」臚列不盡，或者「綉幄」、「柔葱」、「銅花」、「紺鬢」堆垛不窮^{〔七七〕}，仍是作偽，作偽而已。

偽不足觀，真者可久。偽或一時之售，真則萬世之傳。專家噤枯吹生之筆，無當於偽者「采花不真」^{〔七八〕}之態，而靜安摧枯拉朽之議，已光大真者「自然神妙」之境。與此同時，那種「詞內求詞」的破碎之學已進入歷史，作為通人之著的《人間詞話》則啓後開來，它深深影響了所謂「新文學」^{〔七九〕}。

我十八九歲得《人間詞話》，酷愛之，嘆爲觀止。爾時獨學寡聞，尚不知有《人間詞》在。後逢諸先輩詞家，乃稍知倚聲門徑，自此銳意博觀，而歸約仍返靜安。以爲如此人者，方可謂大師鉅子，所作方可稱靈珠荆璧，非夢窗及死法效顰者所能望塵，數數年訪其各版「詞話」，搜其所遺詞作，有志校箋。及見陳杏珍等重訂《詞話》^{〔八〇〕}，以手稿衡決參錯，嘆爲精審。亦頗訝靜安遺墨尚存人世。又讀劉焯^{八二}之書，乃知其詞作手稿同此長留，更重增嘆息。豈世有鴻文，天有真宰，冥冥中爲佑護哉！亦深愧此生不緣，瞠目未得一睹。不意數年後移家杭州，徐忠良總編竟携之來至。則法書心畫，觸手崢嶸，倍增今昔之感，亦嘆遲早之數。償此心願，豈偶然哉。徐子之言曰：「靜安詞話，輔其詞作，視爲表裏，方能悟入。《詞話》聲有定價，詞作幾無賞音。取捨失要，由倡導不宏，惟合璧乃還通觀。又諸家校本雖精，未可即云盡善，得於意揣，妄爲增損，或時時而有。不如影此手書，還其真面。兄於靜安有心得，可爲弁言，叙此事緣起，論其書大略。」則其求實昭本，可云鄭重。惟我喜靜安之書，未敢以云靜安之學，慕靜安之人，不足以知靜安之心，海大山深之境界，何待於海鯁小子之興嘆。作跋已狗尾續貂，爲序更佛頭著糞。乃懇辭不獲，即張膽赤膊以應命。不懼來者滋口，都竊靜安剩義。敢云不誣者，即表靜安於晚近詞壇之位置，視疆邇則高，視茗柯則確，視融齋則新，視復堂則斷。有識者取此書，與諸人之作比觀，於鄙人斯言，當同一慨然，而無可復議也。敬爲序。

甲申伏中於彭咸所居

- [一] 比如葉恭綽在《廣篋中詞》裏就說彊邨「集清季詞學之大成」，「且爲詞學之一大結穴，開來啓後」云云。
- [二] 張炎《詞源》：「吳夢窗詞如七寶樓臺，眩人眼目，碎折下來，不成片斷。」
- [三] 朱彊邨《夢窗詞集》跋：「見《彊邨叢書》。」
- [四] 吳梅《樂府指迷箋釋》序。
- [五] 錢謙益《吳興先生題詞校圖》。見《彊邨遺書》。
- [六] 顧炎武《答李子德書》，《亭林文集》卷四。
- [七] 閻百詩《尚書古文疏證》。同時的戴震也說：「由字以通其詞，由詞以通其道。」參《戴震文集》卷十一。
- [八] 吳熊和《彊邨叢書》與詞籍校刊，見《唐宋詞通論》。
- [九] 《人間詞話》手稿引樊抗大對靜安的評價。
- [一〇] 《人間詞話》：「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，所寫之境亦必鄰于理想故也。」
- [一一] 陳寅恪《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》：「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諱之桎梏，真理因得以發揚。」《金明館叢稿二編》。
- [一二] 《人間詞話》：「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，又須出乎其外。」
- [一三] 靜安《王子歲除紀事》：「屠蘇飲後吾何憾，追往傷來自寡歡。」
- [一四] 沈乙庵《曾植》。靜安致羅雪堂書：「挽乙老聯錄星，語未修飾而意頗到。」見《王國維全集·書信》。
- [一五] 靜安《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歐洲》：「履霜堅冰所由漸，麋鹿早上姑蘇臺。」又《觀堂集林》有《履霜詞》，爲作者從《人間詞》中所選。
- [一六] 靜安詩《塵勞》：「至今呵壁天無語，終古埋憂地不牢。」
- [一七] 同注一五詩：「羸蹶俄然似上崩，梁王自古稱魚蠹。」
- [一八] 靜安詩《出門》：「我欲乘龍問義叔，兩般誰幻又誰真。」
- [一九] 蝶戀花《首句》：「已下皆引自《人間詞》，於詞牌後錄首句。」
- [二〇] 賀新郎《月落飛鳥鳴》。
- [二一] 蝶戀花《莫門嬋娟弓樣月》。
- [二二] 同[二〇]。
- [二三] 《點絳脣》「暗裏追涼」。

【二四】《點絳脣》「厚地高天」。

【二五】《浣溪沙》「大宋同雲黯四垂」。

【二六】《浣溪沙》「山寺微茫背夕曛」。

【二七】《鷓鴣天》「列炬歸來酒未醒」。

【二八】《蝶戀花》「百尺高樓臨大道」。

【二九】《青玉案》「江南秋色垂垂暮」。

【三〇】《蝶戀花》「疊疊輕絲銜落絮」。

【三一】《蝶戀花》「閱盡天涯離別苦」。

【三二】《青玉案》「姑蘇臺上烏啼曙」。

【三三】《鷓鴣天》「關道風飄五丈旗」。

【三四】《好事近》「夜起倚危樓」。

【三五】《蝶戀花》「連嶺去天知幾尺」。

【三六】《鷓鴣仙》「沉沉戍鼓」。

【三七】《虞美人》「杜鵑千里啼春晚」。

【三八】《蝶戀花》「憶掛孤帆東海畔」。

【三九】《蝶戀花》「翠地重簾圍畫省」。

【四〇】《浣溪沙》「城郭秋生一夜涼」。

【四一】羅振玉《海寧王忠愍傳》，《薛傳三編》七冊卷二一。

【四二】蕭艾《王國維評傳》。

【四三】沈曾植《靈輅校詞圖序》，《靈輅遺書》。

【四四】《人間詞乙序稿》。

【四五】張爾田《靈輅遺書》序。

【四六】樊志厚《人間詞甲稿序》：「尤痛詆夢窗、玉田，謂夢窗砌字，玉田累句，一雕琢，一敷衍。其病不同，同歸於淺薄。六百年來詞之不振，實自此始。」又《人間詞話》：「夢窗之詞，吾得其一語以評之：『映夢窗，零亂碧。』」若夢窗、玉田、草窗、西麓輩，面目不同，同歸鄉愿而

已。」「又《二蘭軒筆錄》評注水雲《驚啼序》：「悲涼淒婉，遠在夢窗之上。因夢窗但知堆垛，悉無意致也。」

〔四七〕見《人間詞話》手稿。

〔四八〕《燕樂考原》，凌仲子撰。鄭氏《詞源斟律》多襲其說。

〔四九〕季易安《論詞》，以「詞分五聲，又分五音，又分六律，又分清濁輕重」從而「別是一家」的標準，對北宋歐陽修蘇軾等名家詞一一詬病。就強調詞的音樂屬性而言，在當時無疑是正確的。但到清季，詞譜失傳，詞家循古無憑，衡今無據，這個標準也就「兩處茫茫皆不見」了。當然，細按易安之說，似乎還有另一個標準，就是詞的作風作意要求，她認為不能把詞寫成「句讀不葺之詩」，顯然是根據「經驗」下「結論」，把「實然」當「應然」了。

〔五〇〕這是借用龍榆生弟子的說法。他在《陳海峯先生之詞學》中說：「詞爲倚聲之學，貴出色當行，故不得不於詞內求之。」（龍榆生詞學論集）。

〔五一〕戈載《七家詞選》。轉引自陳匪石《聲執》卷下。

〔五二〕見葉恭綽輯《鄭大鶴先生論詞手簡》，《詞話叢編》第五冊。

〔五三〕見《樵風樂府》卷九。

〔五四〕《冷紅詞》卷二。

〔五五〕見龍榆生《清季四大詞人》。非常同情鄭的龍氏似乎也不能盡信其說：「所論之當否非我所知」，「傳會牽強，時亦不能自圓」云云。

〔五六〕黃玉林《花庵詞選》始引此言。

〔五七〕見陳洵《海綸說詞》。

〔五八〕數條均見《人間詞話》。

〔五九〕《飲虹錄論清詞白家》，見《清名家詞》第十冊。

〔六〇〕參看葉嘉瑩先生有關「境界」的論述，《對傳統詞學與王國維詞論在西方理論之觀照中的反思》及《迦陵隨筆》。

〔六一〕參看佛雄《廣〈人間詞話〉》。

〔六二〕見邵雍《皇極經解》。如《觀物外篇》云：「不我物，則能物物」，「易地而處，則無我也」。又《漁樵問答》云：「以我循物，則我亦物也；以物循我，則物亦我也。萬物亦我也，我亦萬物也。」

〔六三〕《人間詞話》：「有我之境，以我觀物，故物皆著我之色彩，無我之境，以物觀物，故不知何者爲我，何者爲物。」

「六四郭象《莊子注》：『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。』」又《大慧普覺禪師語錄》卷二：「曾見郭象注莊子，識者云：却是莊子注郭象。」靜安的《紅樓夢評論》，用的就是這種「要其會歸」的方法，既用《紅樓夢》注叔氏，復用叔氏注他自己。

「六五參看康德《判斷力的批判》，宗白華譯。關於「另一自然」其略云：「從真的自然所提供給它的素材裏創造一個象似另一自然來」。固然大是自然對我提供素材，但這素材却被我們改造成為完全不同的東西，即優越於自然的東西。」「另一自然」也譯作「第二自然」。

「六六」馬克思《法的歷史學派的哲學宣言》。

「六七」外師造化，中得心源，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引。

「六八」李賀詩《高軒過》。

「六九」靜安《馬叔平題三體石經墨本》。

「七〇」見龔定庵《己亥雜詩》。

「七一」《人間詞話》：「境非獨謂景物也。」「喜怒哀樂，亦人心中之一境界。故能寫真景物、真感情者，謂之有境界。」

「七二」《鄭園詩草》序。見《天岳山館文抄》。

「七三」見《人間詞話》。

「七四」參見《人間詞話》關於夢窗的各條批評。

「七五」這是況周頤對夢窗的評價。見《蕙風詞話》。

「七六」戈載《七家詞選》，轉引自唐圭璋《宋詞三百首箋注》。

「七七」這些花哨的詞匯均見於夢窗詞。

「七八」《人間詞話》手稿：「唐五代、北宋之詞，所謂「生香真色」。若雲間諸公，則采花耳。」

「七九參看吳文祺《文學革命的先驅者——王靜庵先生》及《再談王靜安先生的文學見解》等文章。

「八〇」陳杏珍、劉焯重訂《人間詞話》。見1936年第6期《河南師大學報》。

「八一」劉焯《王國維評傳》。順便指出，《人間詞》手稿上的批語，乃是吳昌緩的手筆，而劉氏誤以為是王國維的自評。這個不大不小的瑕疵，或許又為影印此書增加了一個理由。

目 錄

序

—

《人間詞》

—

《人間詞話》

—

五

三